全三國文/卷1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

目錄

全三國文卷一
魏〈一〉　清
烏程嚴可均校輯

卷2

↑ 返回《全三國文》

武帝〈一〉

帝姓曹諱操，一名吉利，小字阿瞞，沛國譙人，漢相國參之後。靈帝時，舉孝廉爲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徵拜議郎。光和末，拜騎都尉，遷濟南相，徵爲東郡太守，不就，尋徵爲典軍校尉。獻帝初，董卓表爲驍騎校尉，逃歸。起兵，行奮武將軍，尋領兗州牧。建安元年，拜建德將軍，遷鎭東將軍，封費亭侯，假節、錄尚書事，尋爲大將軍，封武平侯，進司空，行車騎將軍。九年，領冀州牧。十三年，爲丞相。十八年，策命爲魏公，加九錫。二十一年，進爵魏王。二十五年薨，謚曰武王。文帝受禪，追尊曰武皇帝，廟號太祖。有《孫子略解》一卷，《兵書接要》十卷，《兵法接要》三卷，《兵書要略》九卷，《兵法》一卷，《集》三十卷，《逸集》十卷。

滄海賦

覽島嶼之所有。〈《文選・吳都賦》劉逵注。〉

登臺賦

引長明，灌街里。〈《水經・濁漳水注》。〉

鶡雞賦序

鶡雞猛氣，其鬬終無負，期于必死。今人㠯鶡爲冠，像此也。〈《大觀本草》十九《鶡雞》。　案：魏武賦可見者，僅此三事耳。《初學記》二十四引魏武《槐賦序》云：「王粲直登賢門。」㠯《藝文類聚》八十校之，則文帝作也，故不錄。〉

假爲獻帝策收伏后〈建安十九年〉

皇后壽，得由卑賤，登顯尊極，自處椒房，二紀于茲。旣無任姒徽音之美，又乏謹身養己之福。而陰懷妒害，苞藏禍心，弗可㠯承天命，奉祖宗。今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詔，其上皇后璽綬，退避中宮，遷于它館。嗚呼傷哉！自壽取之，未致于理，爲幸多焉。〈《後漢・獻帝伏皇后紀》。〉

策立卞后〈建安二十四年〉

夫人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今進位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羣卿上壽，減國內死罪一等。〈《魏志・卞皇后傳》。〉

領兗州牧表

入司兵校，出總符任，臣㠯累葉受恩，膺荷洪施，不敢顧命。是㠯將戈帥甲，順天行誅，雖戮夷覆亡不暇。臣愧㠯興隆之秩，功無所執，㠯僞假實，條不勝華，竊感譏請，益㠯惟谷。〈《藝文類聚》五十。〉

陳損益表〈初平三年〉

陛下卽祚，復蒙試用，遂受上將之任，統領二州，內參機事，實所不堪。昔韓非閔韓之削弱，不務富國强兵，用賢任能。臣㠯驅驅之質，而當鐘鼎之任；㠯闇鈍之才，而奉明明之政。顧恩念責，亦臣竭節投命之秋也。謹條遵奉舊訓權時之宜十四事，奏如左，庶

吕蒸螢，增明太陽，言不足採。〈《藝文類聚》五十二。〉

表糜竺領嬴郡〈建安元年〉

泰山郡界曠遠，舊多輕悍，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爲嬴郡，揀選清廉，吕爲守將。偏將軍糜竺，素履中貞，文武昭烈，請吕竺領嬴郡太守，撫慰吏民。〈《蜀志・糜竺傳》注引《曹公集》。〉

謝襲費亭侯表〈建安元年〉

不悟陛下乃尋臣祖父廁豫功臣，克定寇逆，援立孝順皇帝，謂操不忘，獲封茅土。聖恩明發，遠念桑梓，日吕臣爲忠孝之苗，不復量臣才之豐否。既勉襲爵邑，忝厥祖考，復寵上將鈇鉞之任，兼領大州萬里之憲。內比鼎臣，外參二伯，身荷兼紱之榮，本枝賴無窮之祚也。昔大彭輔殷，昆吾翼夏，功成事就，乃備爵錫。臣束脩無稱，統御無績，比荷殊寵，策命褒績，未盈一時，三命交至，雙金重紫，顯吕方任，雖不識義，庶知所尤。〈《藝文類聚》五十二。〉

謝置旄頭表

不悟陛下復加後命，命置旄頭，吕比東海。〈《御覽》六百八十。〉

讓還司空印綬表

臣文非師尹之佐，武非折衝之任，遭天之幸，干竊重授，內踵伯禽司空之職，外承呂尚鷹揚之事，斗筲處之，民其瞻觀。水土不平，姦宄未靜，臣常媿辱，憂爲國累。臣無智勇，吕助萬一，夙夜慙懼，若集水火，未知何地，可吕殞越。〈《藝文類聚》六十七。〉

請爵荀彧表〈建安八年〉

臣聞慮爲功首，謀爲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勳。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土，先于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彧，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憂，懷忠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游征伐，與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略，發言授策，

無施不效。彧之功業，臣由㠯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彧左右機近，忠恪祗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㠯撫庶事。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宜享高爵，㠯彰元勳。〈《魏志・荀彧傳》注引《彧別傳》〉

守尚書令荀彧，自在臣營，參同計畫，周旋征伐，每皆克捷，奇策密謀，悉皆共決。及彧在臺，常私書往來，大小同策。《詩》美腹心，《傳》貴廟勝，勳業之定，彧之功也。而臣前後獨荷異寵，心所不定。彧與臣事通功竝，宜進封賞，㠯勸後進者。〈袁宏《後漢紀》二十九：「建安八年七月，曹操上言。」　案：此與《別傳》之表相當，而文全異。〉

請封荀攸表

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魏志・荀攸傳》。〉

表稱樂進于禁張遼〈建安十一年〉

武力旣弘，計略周備。質忠性一，守執節義。每臨戰攻，常爲督率。奮彊突固，無堅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別征，統御師旅。撫眾則和，奉令無犯。當敵制決，靡有遺失。論功紀用，各宜顯寵。〈《魏志・樂進傳》。〉

請增封荀彧表

昔袁紹作逆，連兵官渡。時眾寡糧單，圖欲還許。尚書令荀彧，深建宜往之便，遠恢進討之略，起發臣心，革易愚慮，堅營固守，徼其軍實，遂摧撲大寇，濟危㠯安。紹旣破敗，臣糧亦盡，將舍河北之規，改就荊南之策。彧復備陳得失，用移臣議，故得反旆冀土，克平四州。向使臣退軍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敵人懷利㠯自百，臣眾怯沮㠯喪氣，有必敗之形，無一捷之勢。復若南征劉表，委棄兗、豫，飢軍深入，踰越江沔，利旣難要，將失本據。而彧建二策，㠯亡爲存，㠯禍爲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力。原其績効，足享高爵，而海內未喻其狀，所受不侔其功，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疇戶邑。〈《後漢・荀彧傳》。又《魏志・荀彧傳》注引《彧別傳》曰：「太祖又表曰：『昔袁紹侵入郊甸，戰于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彧議，彧不聽臣，建宜住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大逆，覆取其眾。此彧覩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

呂爲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彧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于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兗、豫，利旣難要，將失本據。彧之二策，呂亡爲存，呂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呂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功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彧巍巍之勳，乞重平議，疇其戶邑。』」又見袁宏《後漢紀》三十，與《別傳》及《後漢》略同。〉

表論田疇功

文雅優備，忠武又著，和于撫下，愼于事上，量時度理，進退合義。幽州始擾，胡、漢交萃，蕩析離居，靡所依懷。疇率宗人，避難于無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而後食，人民化從，咸共資奉。及袁紹父子，威力加于朔野，遠結烏丸，與爲首尾，前後召疇，終不陷撓。後臣奉命，軍次易縣，疇長驅自到，陳討胡之勢，猶廣武之建燕策，辟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誘胡眾，漢民或因亡來，烏丸聞之震蕩。王旅出塞，塗由山中九百餘里，疇帥兵五百，啟導山谷，遂滅烏丸，蕩平塞表。疇文武有效，節義可嘉，誠應寵賞，呂旌其美。〈《魏志・田疇傳》注引《先賢行狀》。〉

請追增郭嘉封邑表

臣聞褒忠示寵，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呂楚宗孫叔，顯封厥子；岑彭旣沒，爵及支庶。誠賢君殷勤于清良，聖祖敦篤于明勳也。故軍祭酒、潁陽亭侯潁川郭嘉，立身著行，稱茂鄉邦。與臣參事，盡節爲國，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廷。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禽呂布，西取眭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眾。踰越險塞，盪定烏丸，震威遼東，呂梟袁尚。雖假天威，易爲指麾，至于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勳實由嘉。臣今日所呂免戾，嘉與其功，方將表顯，使賞足呂報效，薄命夭殞，不終美志。上爲陛下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昔霍去病蚤死，孝武爲之咨嗟；祭遵不究功業，世祖望柩悲慟。仁恩降下，念發五內。今嘉隕命，誠足憐傷。宜追贈加封，竝前千戶，褒亡爲存，厚往勸來也。〈《魏志・郭嘉傳》注引《魏書》。又《藝文類聚》五十一。　案：《魏志・郭嘉傳》載此表云：「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謀，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爲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勳，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竝前千戶。」卽前表約文，惟多出「增邑八百戶」一句。〉

表論張遼功

登天山，履峻險，㠯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節。〈《魏志・張遼傳》。〉

掩獲宋金生表

臣前遣討河內獲嘉諸屯，獲生口，辭云：「河內有一神人宋金生，令諸屯皆云：『鹿角不須守，吾使狗爲汝守。』不從其言者，卽夜聞有軍兵聲。明日視屯下，但見虎跡。」臣輒部武猛都尉呂納，將兵掩捉得生，輒行軍法。〈《御覽》三百三十七。〉

荀彧表

臣聞古之遣將，上設監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所㠯尊嚴國命，謀而鮮過者也。臣今當濟江，奉辭伐罪，宜有大使，肅將王命。文武竝用，自古有之。使持節、侍中、守尚書令萬歲亭侯彧，國之重臣，德洽華夏，旣停車所次，便宜與臣俱進，宣示國命，威懷醜虜。軍禮尚速，不及先請，臣輒荀彧，依㠯爲重。〈《後漢・荀彧傳》。〉

讓九錫表

臣功小德薄，忝寵已過。進爵益土，非臣所宜。九錫大禮，臣所不稱。惶悸征營，心如炎灼。歸情寫實，冀蒙聽省。不悟陛下復詔褒誘，喻㠯伊周，未見哀許。臣聞事君之道，犯而勿欺。量能處位，計功受爵。苟所不堪，有損無從。加臣待罪上相，民所具瞻，而自過謬，其謂臣何？〈《藝文類聚》五十三。〉

上器物表

臣祖騰，有順帝賜器；今上四石銅鋗四枚，五石銅錥一枚，御物有純銀粉銚一枚，藥杵臼一具。〈《御覽》七百五十七，七百六十二。〉

奏定制度

三公列侯，門施內外塾，方三十畝。〈《御覽》百八十五。〉

奏上九醞酒法

臣縣故令南陽郭芝，有九醞春酒法：用麪三十斤，流水五石，臘月二日清麴。正月凍解，用好稻米，漉去麴滓便釀。法飲曰：「譬諸蟲，雖久多完。」三日一釀，滿九斛米止。臣得法，釀之常善。其上清，滓亦可飲。若呂九醞苦，難飲，增爲十釀，差甘易飲，不病。今謹上獻。〈《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八，又《文選・南都賦》注引《魏武集》。〉

奏事

有警急，輒露版插羽。〈《封氏聞見記》四。〉

上雜物疏

御物三十種：有純銀參鏤帶漆畫書案一枚，純銀參帶臺硯一枚，純銀參帶圓硯大小各一枚。〈《書鈔》一百三十三，《藝文類聚》五十八，《初學記》二十一，《御覽》六百五。〉

御物有漆畫韋枕一枚；貴人公主有黑漆韋枕三十枚。〈《書鈔》一百三十四。〉

御物三十種：有純金香爐一枚，下盤自副；貴人公主有純銀香爐四枚；皇太子有純銀香爐四枚；西園貴人銅香爐三十枚。〈《書鈔》一百三十五，《藝文類聚》七十，《御覽》七百三，八百十二。〉

御雜物用，有純金〈《書鈔》一百三十五作「純銀」。〉唾壺一枚，漆園油唾壺四枚；貴人有純銀參帶唾壺三十枚。〈《御覽》七百三。〉

御物三十種：有上車漆畫重几，大小各一枚。〈《書鈔》一百三十三，《御覽》七百八。〉

御物有純銀參鏤帶漆畫案一枚。〈《御覽》七百十。〉

御物有尺二寸金錯鐵鏡一枚；皇后雜物用純銀錯七寸鐵鏡四枚；貴人至公主九寸鐵鏡四十枚。〈《書鈔》一百三十六，《初學記》二十五，《御覽》七百一十七。〉

御物：中宮貴人公主皇子純銀漆帶鏡一枚；西園貴人純銀參帶五；皇子銀匣一；皇子雜用物十六種，純金參帶方嚴四具。〈《御覽》八百十二。〉

鏡臺出魏宮中。有純銀參帶鏡臺一枚，又純銀七；貴人公主銀鏡臺四。〈《書鈔》一百三十六，《初學記》二十五，《御覽》七百一十七。〉

純銀澡豆奩，純銀括鏤奩。〈《書鈔》一百三十五，《御覽》七百一十七。〉

銀鏤漆匣四枚。〈《書鈔》一百三十五，《御覽》七百十三。〉

油漆畫嚴器一，純金參帶畫方嚴器一。〈《御覽》七百十七。〉

御雜物之所得孝順皇帝賜物，有容五石銅澡盤一枚。〈《書鈔》一百三十五。〉

銀畫象牙盤五具。〈《御覽》七百五十九。〉

中宮用物：雜畫象列尺一枚；貴人公主有象牙尺三十枚；宮人有象牙尺百五十枚，骨尺五十枚。〈《御覽》八百三十。〉

中宮雜物：雜象牙管鍼筒一枚。〈《御覽》八百三十。〉

上書理竇武陳蕃

武等正直，而見陷害，姦邪盈朝，善人壅塞。〈《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

兗州牧上書

山陽郡有美梨，謹上縫帳二，絲縷十斤，甘梨二箱，椑棗二箱。〈《初學記》二十，《御覽》八百三十，又九百六十九，九百七十一。〉

上書讓增封〈建安元年〉

無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憂結。比章歸聞，天慈無已，未卽聽許。臣雖不敏，猶知讓不過三，所㠯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實，下爲臣身免于苟取。〈《藝文類聚》五十一。〉

又上書讓封〈建安元年〉

臣誅除暴逆，克定二州，四方來貢，㠯爲臣之功。蕭相國㠯關中之勞，一門受封；鄧禹㠯河北之勤，連城食邑。考功効實，非臣之勳。臣祖父中常侍侯時，但從輦扶翼左右，旣非首謀，又不奮戟，竝受爵封，暨臣三葉。臣聞《易・豫卦》曰：「利建侯行師，有功乃當進立，㠯爲諸侯也。」又《訟卦》六三曰：「食舊德，或從王事。」謂先祖有大德，若從王事有功者，子孫乃得食其祿也。伏惟陛下垂乾坤之仁，降雲雨之潤，遠錄先臣扶掖之節，採臣在戎犬馬之用，優策褒崇，光曜顯量，非臣庭頑所能克堪。〈《藝文類聚》五十一。〉

上書讓費亭侯

臣伏讀前後策命，旣錄臣庸才微功，乃復退述先臣，幽讚顯揚，見得思義，屏營怖懼，未知首領所當所授。故古人忠臣，或有連城而不辭，或有一邑而違命，所㠯然者，欲必正其名也。又禮制，諸侯國土㠯絕，子孫有功者，當更受封，不得增襲；其有所增者，謂國未絕也；或有所襲者，謂先祖功大也；數未極無故斷絕，故追紹之也。臣自三省，先臣雖有扶輦微勞，不應受爵，豈逮臣三葉？若錄臣關東微功，皆祖宗之靈祐，陛下之聖德，豈臣愚陋何能克堪！〈《藝文類聚》五十一。〉

上書讓增封武平侯及費亭侯

伏自三省，姿質頑素，材志鄙下，進無匡輔之功，退有拾遺之美，雖有犬馬微勞，非獨臣力，皆由部曲將校之助。陛下前追念先臣微功，使臣績襲爵土，祖考蒙光照之榮，臣受不貲之分，未有絲髮㠯自報効。昔齊侯欲更晏嬰之宅，嬰曰：「臣之先容焉，臣不足㠯繼之。」卒違公命，㠯成私志。臣自顧省，不克負荷，食舊爲幸，雖上德在弘，下有因割，臣三葉累寵，皆統極位，義在殞越，豈敢飾辭！〈《藝文類聚》五十一。〉

上書謝策命魏公〈建安十八年五月〉

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怠，意望畢足，非敢希望高位，庶幾顯達。會董卓作亂，義當死難，故敢奮身出命，摧鋒率眾，遂值千載之運，奉役目下。當二袁炎沸侵侮之際，陛下與臣寒心同憂，顧瞻京師，進受猛敵，常恐君臣俱陷虎口，臣不自意能全首領，賴祖宗靈祐，醜類夷滅，得使微臣竊名其閒。陛下加恩，授吕上相，封爵寵祿，豐大弘厚。生平之願，實不望也，口與心計，幸且待罪，保持列侯，遺付子孫，自託聖世，永無憂責。不意陛下乃發盛意，開國備錫，吕貶愚臣，地比齊魯，禮同藩王，非臣無功所宜膺據，歸情上聞，不蒙聽許。嚴詔切至，誠使臣心俯仰逼迫。伏自惟省，列在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己有，豈敢自私？遂其愚意，亦將黜退，令就初服。今奉疆土，備數藩翰，非敢遠期，慮有後世。至于父子相誓終身，灰軀盡命，報塞厚恩。天威在顏，悚懼受詔！〈《魏志・武帝紀》注引《魏略》。〉

上言破袁紹〈建安五年十月〉

大將軍鄴侯袁紹前與冀州牧韓馥立故大司馬劉虞，刻作金璽，遣故任長畢瑜詣虞，爲說命祿之數。又紹與臣書云：「可都甄城，當有所立。」擅鑄金銀印，孝廉計吏皆往詣。紹從弟濟陰太守敘與紹書云：「今海內喪敗，天意實在我家。神應有徵，當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卽位。南兄言：『吕年則北兄長，吕位則北兄重。』便欲送璽。會曹操斷道。」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而凶逆無道，乃至于此。輒勒兵馬，與戰官渡。乘聖朝之威，得斬紹大將淳于瓊等八人首，遂大破潰，紹與子譚輕身迸走。凡斬首七萬餘級，輜重財物巨億。〈《魏志・武帝紀》注引《獻帝起居注》。〉

破袁尚上事

臣前上言逆賊袁尚，還卽厲精銳討之。今尚人徒震蕩，部曲喪守，引兵遁亡。陳車被堅執銳，朱旗震耀。虎士雷譟，望旗眩精，聞聲喪氣，投戈解甲，翕然沮壞。尚單騎遁走，捐棄僞節、銳鐵、大將軍邰卿鄉侯印各一枚，兜鍪萬九千六百二十枚；其矛楯弓戟，不可勝數。〈《御覽》三百五十六。〉

授崔琰東曹教

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吕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魏志・崔琰傳》。〉

決議田疇讓官教

昔夷、齊棄爵而譏武王，可謂愚闇，孔子猶旨爲求仁得仁。疇之所守，雖不合道，但欲清高耳。使天下悉如疇志，卽墨翟兼愛、尚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也。外議雖善，爲復令司隸旨決之。〈《魏志・田疇傳》〉注引《魏略》。〉

與韓遂教〈建安十六年〉

謝文約卿始起兵時，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當早來，共匡輔國朝。〈《魏志・張旣傳》注引《魏略》。〉

征吳教

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魏志・賈逵傳》。〉

原賈逵教

逵無惡意，原復其職。〈《魏志・賈逵傳》。〉

合肥密教

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魏志・張遼傳》。〉

賜袁渙家穀教

旨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

旨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

旨太倉穀者，官法也。旨垣下穀者，親舊也。〈已上三教，并《魏志・袁渙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一終

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